

踏入鏡子屋時，前幾小時帶來的疲倦感立刻侵蝕了菲比的四肢。

暈眩。

目光所及之處全是反射三人身影的光滑鏡面，鏡面與鏡面之間倒映著彼此的影像，不規則的轉角加深了重重鏡子帶來的奇異迷幻感。光是站在門邊，菲比便覺得他們好像被分割成了好幾百份，隨便一個舉動都像是萬花筒般，畫出令人毛骨悚然卻又怪異地感到美麗的花樣。

「嗚哇……迷宮？」

貝娜的聲音聽起來彷彿隔了好幾面牆般遙遠，有那麼一瞬間，菲比甚至分不出是哪個貝娜在說話，因為周遭在鏡子與鏡子之間反射下的幾十個貝娜都同時開了口，同時左顧右盼四下張望。

「好——這是第四關了，只要找到出口就算過關！」

菲比佇立在原地，由鏡子堆砌而成的重重幻境使得看似簡單的轉角也變得無比複雜，她在貝娜的提醒下才想起自己必須前進，為了避免迷失在欺騙眼睛的倒影中，三人選擇了將手貼在鏡面上謹慎前進——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會不小心撞上鏡面。

這個關卡也許比前面都還要來得折磨人，菲比在無數次走到死角時這麼想著。

在移動火車上逮住玻璃獸也好、被迫面對駭人的高空也好、與同伴逃離陰屍捕捉也好，這些看似危險又刺激的關卡，全都沒有這座迷宮來得壓抑，來得煩躁。

至少對她而言是如此。

與菲比不同，貝娜與琥珀仍算得上是精神抖擻。也許是因為這是最後一個關卡的關係吧，兩人即使狼狽卻仍就帶著笑容，各自在鏡子屋裡頭探索著，揮舞魔杖進行各種嘗試——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方向咒已經被他們施展得爐火純青，雖然這對他們尋找出口似乎沒有太大的幫助，但多少成功使他們避免在同樣的地方不斷繞圈。

只是無論他們如何努力，這座迷宮都好像從頭到尾被徹底封死一般，走到哪都是相同的景象，緩慢地消耗著三人的體力與精神。

「我們需要一把月之鈴，只要敲破鏡子就可以直達出口了吧？」

然而就像在證明菲比的想法完全錯誤一般，儘管已經在迷宮裡繞到忘了時間，整個人卻還像是剛進場時那般精神的阿倍野琥珀一刻也沒停下自己的碎碎念，不斷低喃著各式各樣菲比聽都沒聽過的字眼。

菲比沒有精神吐槽，貝娜大概也沒有，她們踩著有些搖晃的步伐繼續前進。

鏡子、鏡子、鏡子。

菲比不喜歡鏡子。

並不是討厭在鏡中看見自己，而是鏡子裡的自己總是會令菲比想起遠在倫敦的黛比。雖然她留著與黛比完全不同的長卷髮、眼角總是掛著早上沒有清乾淨的眼屎、永遠像是沒睡醒般維持著無神的表情，但只要盯著鏡子裡自己的臉龐，菲比仍會有種黛比正看著自己的錯覺——那實在不是很舒服。

如果可以的話，她更希望自己在盯著鏡子時看見的會是自己，黛比肯定也是這麼希望的——然最近她開始不明白黛比的想法了。

胞姊柔順的及胸長髮飄過腦海，菲比的胃一陣緊縮，忽然覺得這個足以逼瘋人的鏡子屋變得比方才更加令人暈眩，她想乾嘔。

也許是該休息一下，她從剛踏入迷宮就想這麼說了，但是疲倦與沈重的空氣令她始終沒辦法說超過三個字。菲比抬起頭，才剛下定決心準備喊停，卻看見貝娜張大眼睛站在原地，彷彿被什麼吸引般死死盯著左手邊的鏡子，使得菲比忍不住也跟著轉過頭去。

……暈眩。

就如同身處在陰屍關卡中的金色迷霧一般，頭重腳輕。

並且毛骨悚然。

「——這時候有人告訴我們怎麼出去，我就用五億貝里買這個答案好了，」在菲比覺得自己肯定會直接像暈車的孩子一樣吐出來時，琥珀彷彿帶著陽光香氣的清亮聲音喚醒了她，就好像一片強硬塞進自己嘴裡的薄荷糖，「我可不是自戀狂，而且看了這麼多的自己，要是我出去看到第二個自己怎麼辦？會短命的。」

菲比終於逐漸意識到自己在看著什麼東西，發生了什麼事。

記憶中，似乎曾經在某本書上與同學的嘴裡聽過這種物品，能夠映照出一個人心中渴望的鏡子——雖然叫做什麼她已經不記得了。

「那面鏡子……」伸出手，菲比決定提醒完全不在狀況內的琥珀：「你沒看見？」

看見菲比的動作，阿倍野琥珀這才終於注意到他背後那面奇特的鏡子。有那麼一瞬間，菲比非常好奇琥珀會看見什麼樣的景象，就像學期初琥珀踏入關押幻型怪的布簾時一樣——有關於阿倍野琥珀的想法，她總是會感到好奇。

然而菲比並不會讀心，因此她只能看見琥珀專注地望著鏡面，原先有些茫然的表情逐漸凝聚成恍然大悟的模樣。

「哦、這是答案嗎？原來如此，我果然是天才啊，日本的國中生果然是世界可怕的天才呀！」他的聲音聽上去甚至充滿了興奮，貝娜與菲比不解地互望了一眼，卻沒能從對方的眼裡讀到答案。

「咦？琥珀看到了什麼？」貝娜率先發問，她困惑地看著雀躍的琥珀，「貝娜在鏡子裡沒看到琥珀跟菲比所以嚇了一跳……」

「一定跟我們不一樣。」

但是，「答案」？

沒有回應貝娜的疑問，琥珀只是站在鏡子前低喃著什麼，接著忽然抬起手臂，用魔杖朝著鏡子兩側敲打起來。

「琥珀——？」

「噓，等一下、等一下，要是打斷的話魔法搞不好會失效的。」

不管琥珀口中的魔法到底是什麼，菲比都很肯定他說的絕對不是他們平常施展的那種魔法，而是與月之鈴和五億貝里差不多的東西。

阿倍野琥珀哼著歌，繼續用著奇怪的節奏感敲擊鏡子，不一會，鏡子慢慢向後退去，原先與隔壁兩面鏡子緊密貼和的地方因此露出了一條縫，就像是一扇等待被推開的門般。

貝娜顯然不明白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她張開嘴，詫異地看看門又看看琥珀。

「看來也只有能找到大密寶的我看來能成為海賊王了吧，哼哼哼。」

「欸？啊……好、好，快點，時間要到了。」

習慣性地無視琥珀的話題，貝娜催促著對方進入門內，察覺時間所剩不多的幾人似乎一點也不想思考這扇門是出口以外的可能性。

在貝娜的招呼下，菲比也總算邁開步伐。

離開之前，她總覺得自己能聽見熟悉的笑聲，吸引她再次看向那面映著不可思議景象的巨大鏡子。

鏡子中擠滿了她喜歡的每一個人，包含黛比、包含所有家人、包含連同貝娜與琥珀在內的朋友們。彷彿在開宴會一般，人群在鏡中擠得滿滿的，他們互相嬉鬧聊天，手裡捧著檸檬蛋糕與大把的滿天星。

人潮中，菲比·費森登哪裡都不存在。